

第四章 七品官耳

——板桥在山东

一、范县宦况

板桥到山东范县为县令时，慎郡王给他写过一首送行的诗：

万丈才华绣不如，铜章新拜五云书。

朝廷今得鸣琴牧，江汉应闲问字居。

四廓桃花春雨后，一缸竹叶夜凉初。

屋梁落月吟琼树，驿驰诗筒莫遣疏。

诗中高度称赞板桥的才华，认为他的出仕，使扬州少了一个卖画人，而朝廷却得到了一个能干的官吏。关照他今后不废吟咏，千万不可忘记京中的朋友。看来，两个人之间的友谊是很深了。

郡王名允禧，雍正的幼弟，当今乾隆皇帝的叔父。乾隆七年，允禧 32 岁，晚板桥 18

岁。允禧住地在紫琼崖，自号紫琼崖居士，或紫琼道人。他们结识的经过，据板桥晚年在《自序》中说是允禧好书画，十分爱惜板桥，专门备了帖子，派易祖式、傅凯亭两人前来邀请。同时，并将他自己写的骈体文送给板桥看，作诗文之交。是年当在板桥第三次入京的乾隆七年（1742 年）的春天。此次入京，有三种可能，一是应吏部之召，二是自行入京谋职，三是有人已与郡王通了关节，请郡王向吏部推荐。这三种可能都是存在的。

板桥在五年前中了进士，如未发现劣行，由吏部任命担任一官半职，是意料之中的事。但是时间的迟早，官位的高低，要看机缘。板桥有出仕的才能，又有出仕的资格，向吏部荐才，卢雅雨也好，晏斯盛也好，允禧也好，都不出格。板桥是年结交允禧，而且从为允禧所作《随猎诗草》《花间堂诗草》作跋的口气看，不能不使读者疑心，板桥最后出仕山东与允禧有关。是年七月二十五日，板桥在《跋》中称主人的诗似杜牧，似王维，似杜甫，似韩愈，赞主人有诗书画三绝，说主人作品清、轻、新、馨，说主人读书能得其中三味，所以作诗便能如岳飞用兵，得心应手等等。论诗论文板桥历来眼界甚高，现在作如此的溢美之辞，似与主人历来所持标尺不一。其实，细读跋文，可见板桥处处赞扬主人，又处处留有余地。说主人好问，言其学问不丰也；说主人作诗何其难，言其文思不够敏捷也；说这本诗集乃“前茅”，言其尚未成熟也；说主人读书精而不博，言其知识基础不够深厚

也。板桥推重允禧，一则因为主人是皇室贵人，再则因为主人“胸中无一点富贵气，故笔下无一点尘埃气，专与山林隐逸、破屋寒儒争一篇一句一字之短长，是其虚心善下处”。

他与允禧的交往一直持续到晚年，历史证明了两人是心心相印的诗文之交，而非谋求仕进的一时的利用。板桥出仕当年为允禧作颂的文字，现在看来，符合板桥的历来性格，评价得体，在允禧方面，也不管推荐了板桥没有，都无损于板桥的清名。

板桥原来想当一名京官。现在放了外任，所以一到范县，鲁西小镇的偏僻、破败给了他强烈的印象。“朝歌在北，濮水在南”，一边是殷代的古都，一边是《诗经》里遍地植桑的沃土，是一个古文化遗存十分丰厚的所在。但是这是弹丸小邑，“四五十家负郭民”，登上东门城楼看看，所见除了南边的漳邺之水，东边的鲁邹之天以外，建筑物很少，连过往的旅客都没有馆驿可住，完全不像江南一带的富庶。

范县知县的衙门，据载，有官吏八名：知县一名，典史一员，儒学教谕一员，训导一员，阴阳学训术一员、医学训科一员、僧会司僧会一员，道会司道会一员。①县中人口，据板桥在给郑墨的诗中所述为“小城荒邑，十万编氓”。有十万左右人口不算少了，但是地广人稀，和人烟稠密的扬州、仪真、兴化比较，自然是显得荒凉了。当时扬州领二州六县，人口为 326 万余人，平均每州县 40 余万人，且地域狭小，显然要比范县繁盛得多。范县

荒凉，范县的县衙门也荒凉得可以：“解破墙仍缺，邻鸡喔喔来。庭花开扁豆，门子卧秋苔。“衙门的情况很容易使人想到破庙，门子的闲散又很容易使人想到野僧。

板桥初次为官，上司自然常常来查问，看他履行职务情况如何。范县属曹州府辖，知府名姚兴慎。板桥叙述自己的政绩，首先觉得成绩不突出：“落落漠漠何所营，萧萧淡淡自为情。”他接着叙述自己的心态：“十年不肯由科甲，老去无聊挂姓名”，很可能这位太守年纪不大，板桥有自惭之感。汇报工作还是要汇报的，他接着说：“布袜青鞋为长吏，白榆青杏种春城。几回大府来相问，陇上闲眠看耦耕。”务农为本，皇帝每年三月上元，都要到先农坛扶犁亲耕，然后在观耕台观耕，劝农更是地方官员的重要职责。但是，“闲眠看耦耕”，表现出的却是一位风流县官的潇洒情态。看来这位知府是位颇有雅量的人物，并没有拿出官架子来申斥几句。

板桥出身农家，对于农业生产情形是很熟悉的。他仔细地了解了范县的农副产品情形，特别是有别于江南的一些品种了解得十分详细。例如种枣、种梨、种胡桃一类果品，例如范县一带植桑采桑的风俗，例如范县蔬菜的品种，例如这一地域所长的臭麦和黄、黑、绿三豆的生长情形，例如这一带家畜的饲养，例如这一带赶集的风情习惯，都有过详细的查询，写在他的《范县诗》里。这首诗应当看作是他履行县官职务的记录。板桥出身贫苦，对于这一带的穷人多所关切，他了解到有的农夫40岁才能娶妇，还有60以后不能养老，还要给人家作佣的，一辈子做牛做马。有的老人不知道他是县官，拄着拐杖一边流着眼泪，一边向他诉苦。他一方面觉得这块土地是“唐风所吹”的丰饶沃土，一方面又看到了这一带贫富不均，为人雇役的人秋收以后返家，连小孩儿都不大认识他了。他有一首《喝道》，写他与百姓之间的关系。喝道本为封建官吏出行时的礼仪，他却“喝道排衙懒不禁，芒鞋问俗入林深”。他虽已年过50，但初入仕途，对于陈习的改革却充满了锐气，芒鞋问俗就没有一点官气。百姓们对他也很礼貌：“一杯白水荒涂进，惭愧村愚百姓心”。可见他的平民意识之浓厚。

县官还有一项重要职能就是判案。但是范县民风淳朴，“范县民情有古风，一团和气又包容”，打官司的不多。“四五十家负郭民，落花厅事净无尘”，又说“弹丸小邑，称是非才。日高犹卧，夜户常开。年丰日永，波淡云回。鸟鸢声乐，牛马群谐。讼庭花落，扫积成堆”，仿佛是一片世外桃源。②但是，作为一名县官，不光是“情怡虑淡”，他还看到了自己的重要责任。讼庭花落，年丰日永是表面现象，深层次的问题尚有待发现。“尚有隐幽难尽烛，何曾顽梗竟能驯！”他知道十户之乡，官民之间的隔阂总是有的，唯恐办事不公，为民之累。据说板桥在范县断案，有甲乙两农夫因斗牛事起讼，其中一牛已被戳死。甲要乙赔牛，乙说两牛相斗，并非主人过失。郑判了八个字：活牛共使，死牛共剥。甲乙都满意了，里人也称颂，其刻意公正如此。又说，兴化一农夫赶一船茨菇到范县求售，菜霸欺行霸市，说茨菇上有泥，硬要煞价。农夫无奈，求到板桥那里。板桥是兴化人，如因乡人徇私，将使范县人不安，但菜霸欺负人，又不能不管。他思索片刻，赶到茨菇船前，对着茨菇连忙下拜。菜霸慌了，问老爷为何如此。板桥说，见家乡之土，不得不拜。菜霸不好意思再煞价了，于是做成了一笔公平交易。其风趣如此。还说，板桥历来仇恨屠夫，因为在兴化吃过屠夫的苦，因而对范县的屠夫也多所厌恶。斯时饶氏在范，为劝板桥，吊一老鼠于屋，说是幼年有件新衣曾为老鼠咬破。板桥笑道：“范县之鼠非扬州九鼠。”饶氏便劝道：“范县之屠夫岂是兴化之屠夫？”于是板桥大悟，以后便不以偏见办案。传说中又见其从善如流。

采访民间关于板桥在范县的传说，历览板桥在范县所作诗文，可以看出初入仕途的板桥是颇有抱负的。他从县城到京城，体会到民瘼之深：“县门一尺情犹隔，况是君门隔紫宸”；他觉得做官能不能胜任，事在人为：“分明一匹鸳鸯锦，玉剪刀请请自裁”。（《感怀》）他接触农夫，接触书生，接触范县各阶层人士，常问民疾苦，常悟官箴。他借荷花咏志，说明年纪虽大，但决心要把事情办好，“秋荷独后时，摇落见风姿。无力争先发，

非因后出奇。”（《秋荷》）他生性风雅，但是在县官任上办事却是认真的。他在一首《君臣》中，说君是“天公办事人”，自己则是“吾曹二三臣”。办事真的天意：“兢兢奉若穹苍意”，态度则是“莫待雷霆始认真”。可见他是很想做一任好官的。有了从政的实践经验，他一方面看不惯“乌纱略戴心情变，黄阁旋登面目新”（《历览》），要葆其书生本色；一方面又有了实际的体会，例如他在《南朝》中说，杜牧之、温飞卿如果为天子，一定会破国亡身。这些话，是当了县官，知道从政的艰难以后，才有此认识的。

二、鲁西翰墨情

文人做官，大致有两种情形。一种是一旦为官，便热心仕途，忙于应酬，过去爱好的诗词书画，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。至于文友诗友，也懒于应接，话不投机半句多了。还有一种，即在公余，依旧保持其文人面貌，不废文事。板桥长期生活在扬州，曾守扬州的欧阳修、苏东坡都是后一种人，他们的故事在民间传说，他们的佳句在平山刻石，风流宛在。板桥曾说“十千沽酒醉平山，便拉欧苏共歌泣”，可见欧苏对他的影响之大。不久前在扬州做推官的王士禛也是昼了公事、夜接词人的，有一段风流佳话，板桥也是知道的。板桥为官，属于何者？他的兴趣何在？我们不妨看看他的《止足》：

年过五十，得免孩埋，情怡虑淡，岁月方来。弹丸小邑，称是非才。日高犹卧，夜户长开。年丰日永，波淡云回。鸟鸢声乐，牛马群谐。讼庭花落，扫积成堆。时时作画，乱石秋苔；时时作字，古与媚皆；时时作诗，写乐鸣哀。闺中少妇，好乐无猜；花下青童，慧黠适怀。图书在屋，芳草盈阶。昼食一肉，夜饮数杯。有后无后，听己焉哉！

公务之余，画也有了，书也有了，酒也有了，还有年轻美貌的小妾也附上一笔。这是不惭东坡的朝云一枕吧，真是优哉游哉，其乐融融。

但是，别以为板桥只是吟花吟柳，雕琢辞藻，以诗文打发闲散的光阴。板桥在范县给墨弟的信里说得很清楚，他称颂杜甫“少陵诗高绝千古”，一看题目，便知其忧国忧民忽悲忽喜之情，以及宗庙丘墟、关山劳戍之苦，使人痛心入骨。他厌恶沉溺湖山、流留诗酒、不顾国之大事的“流俗不堪之子”，他主张作诗作文要端人品、厉风教，倘胸中无感，“可以终岁不作，不可以一字苟吟”。他最关切的是“民间痛痒”，看不起王维、赵子昂这些名声很大的古代画家，认为是“不过前朝两画师耳！试看平生诗文，可曾一句道着民间痛痒？”

他是这么主张，也是这么实践的。他刊刻了他的《道情十首》。他写了生活底层的渔翁、樵夫、和尚、道士、贫士、乞丐、隐者的日常生活，描写了自由自在的天地，表现了无羁无绊的性格。尽管道情中表现了许多消极的观念，但是十余年屡抹屡更，惨淡经营，力求通俗平淡，目的是让生活中的渔翁、樵夫、和尚、道士、贫士、乞丐、隐者能够读懂，能够传唱，以慰天下之劳人。京中来客，述及有一女子名招哥者，擅唱此曲。板桥大喜，便托人带钱给她：“宦囊萧瑟音书薄，略寄招哥买粉钱”，可见板桥因其作品流传而感到的内心的愉快。

板桥关心民间痛痒，作品中在写实之余，颇能发挥其想象力。他过去曾写过一则“夜杀其人，明坐其家”的故事。忠厚的主人把盗贼作为心腹，而奸邪的恶人则打扮成忠直的形象。他写过一个贫苦的寡妇，以为人缝纫织布来抚养孤儿，凄楚动人。他还写过悍吏，入村捉鹅鸭，括稻谷，甚至鞭打百姓，民不堪命。吏悍源于官贪，口口声声乐善好施的官员，已经使得百姓无法应付了，现在的官员连乐善好施的假面具也剥去了，结果自然更是民无宁日。他还大胆地描写过一些富贵人家的私刑，手段凶残至极，写得字字血泪。株连所及，甚至连70岁的邻家老翁也不能幸免，“雷霆收声怯吏威，云昏雨黑苍天泣”。他描写的是一群被压迫者备受摧残的典型形象。这些形象的出现可能都是有原型的，也许耳闻，也许目见，以其丰富之艺术想象力，从刻划细节入手，暴露“清平盛世”时阳光下的罪恶，形成沉着痛快足以振聋发聩的针砭时弊之作。现在板桥自己做了官，为民父母，再

一般地指责贪官悍吏似乎不适宜了，于是他把笔触转向封建家庭中受压迫的一群，为他们讲述不平。

在范县，板桥写了《孤儿行》，他把矛头指向虐待侄儿的叔父叔母。这是一个富贵之家，但生性刻薄凶恶的两个长辈在衣、食、住以至劳作方面往往苛待一个幼儿。孤儿吃的只能是奴仆们吃剩的残羹剩饭；着的是破衣；住的是柴草房，平时要做汲水、养马等力所不及的繁重劳役。而他的堂弟，即阿叔的亲生则衣裘食肉，养尊处优。矛头指向阿叔叔母，实际上是指向凶残丑恶的不道德行为，表现了作者同情受苦受难者的人道观念。如果说《孤儿行》还显得比较单薄，那么，《后孤儿行》则情节丰富，鞭辟入里。这里的孤儿是一个年幼的女婿，为丈人所欺。丈人绝灭人性，他得到女婿家的珠玉以后，想方设法要害死孤儿，心肠之毒，令人发指。悲惨的孤儿为贼所虏，狠心的丈人买通官府，使得孤儿随盗就戮，事情终于遂恶人之愿。这是一张告发一切阴谋者、狠毒者、凶残者、无人性者的控诉状。

孤儿已经死去，除了作者的悲叹，再没有什么话好说了，但是还有一个12岁的小妇受到婆母的虐待，害得七品官连呼“嗟嗟贫家女，何不投江湖”，以警世人。12岁的童养媳受到了种种折磨。较之《后孤儿行》，又显得情节跌宕曲折了。婆母凶狠，而公公善良，可是河东狮吼，阿夫年幼，尽管同情也无能为力。故事所展开的矛盾是多重的，而矛盾的焦点则在于婆母的凶残与小妇的善良无助。作者笔下的苦难者都显得幼稚而软弱，缺乏抗争的勇气。作者塑造这样的悲剧形象，在于劝世与警世，唤起人间的善心，唤起世人对恶人的鞭挞和对于弱者的同情。作者看不起那些“裁云缕月，标花宠草”的无关民瘼之作，他认为只有继承《诗经》中《七月》与《东山》一类作品的传统，才是为文之道。

在范县的第二年，即乾隆八年的七月十八日，板桥作临《兰亭序》的跋语。他说自己的书法，是以中郎之体，运太傅之笔，为右军之书，而实出以己意。他认为学古人如果依样葫芦，才子便归于“恶道”，是他所不取的。日后他的重孙郑夔认为，这时候的板桥书法已合诸家而成一体，已经步入学力精到的阶段。出仕范县的几年，他和长于书法的朋友交往颇为密切，也十分怀念往日的书友。传世的有两首关于音布的诗。音布，字*远，长白山人，秀才，年龄大于板桥，此时业已过世。他是一位奇人，“笔锋下插九地裂，精气上与云霄摩”，他的书法很使板桥倾慕。音布为人爽直，不拘小节，他厌恶科甲，为此和家人有很大的争执。也许是由于有什么失检的行为吧，晚年被革去了秀才的身份，沦为骑卒。他在充当骑卒的时候，因为书艺过人，老兵健卒都很尊重他，多方照拂。板桥大声疾呼，千万勿以身份地位论人，当代著名书家如巍巍五岳，但五岳之外还有奇峭的高山峻岭，音布就是一个。他怕世人忘记了这位奇才，写一首长诗为他立传，广为传布。有一位叫阵坤的秀才，云南人，他要到北京去，板桥因为他“书法有古意”，写了一首长诗送他。他指出陈生书法的长处与短处：“观君运腕颇有力，柔软妥帖须功夫”，他诚恳地告诫陈生功名富贵难图，不如精研书法，可望有所成就。他还向陈生介绍京中的一些书法大家，一个是云南和尚介庵子，一个是法华庵主张照，一个是梁西湖。这些人有的藏旧碑古帖很多，有的是当代书法巨公，可以向他们请教。这个阶段，他对工书的方超然、工篆刻的沈凤也常怀念并有评价。

在范县，与板桥交往的自然有官场的朋友，也有民间的朋友。但是，他在诗文中留下痕迹的却以民间居多。有两个秀才，一个叫宋伟，一个叫刘连登，既贫且病，但是很有学问。在风雨交加的夜晚，两人赶到衙斋来请教板桥，纵谈《离骚》、《史记》一类典籍。宋生家贫，极孝顺，三餐不继，往往两天才能吃一顿饭，但读书不废。刘生精于易理，善画兰竹山水人物，也很贫穷。穷书生的窘况，板桥是经历过的，出于同情，他赠送银两。两生坚持不受，板桥也不便勉强。后来宋伟于丁卯中举，那时候板桥已调潍县了。板桥给他们写的诗以及交往故事载于《范县志》，成为一段佳话。板桥来山东上任之时，正是李鱣罢官，由山东返扬之日。如果两人在济南或途中晤面，当非意外。到了范县，板桥时常与家

中有书信往还，与复堂书信往返，也极方便。在《怀李三鱣》中，他估计老友再出山的可能是几乎没有的了，于是劝慰备至，希望他的同乡学者潜心艺术，安度晚年。比较起来，对于富贵功名，板桥看得淡些，也看得深些。

范县地处鲁西，和邯郸相距不远。由范县出发，到邯郸也只有两三天路程。引起板桥兴趣的，自然是古邺城的铜雀台、金凤台、冰井台等古代遗迹。板桥曾有《邯郸道上二首》。京城南下，必经历下，走不到邯郸，《二首》可能是公余借故西行的志行之作。板桥还有一位杭州的朋友余省三专程来拜望。友情可贵。板桥为他筹了一笔钱，让他到曲阜、泰山、峰山走了一圈，还筹足了足以乘骑返里的盘缠。板桥未尝不想和朋友一道畅游一番，可惜的是，公务缠身，未能如愿。

三、潍县修城

板桥于乾隆七年（1742年）到范县任县令，到十年冬奉调潍县。乾隆十年即乙丑年的冬十二月，他曾游扬州东郭。他在东郭市上见到一张破画，是元初李萌的岁朝图。板桥买了画，装裱后悬于几席之间，并且题了一首诗，说自己“三百年来爱古情”。职务调动有一段间隙，很可能是他乞假归里度过了一次与家人欢聚的新年，便中可访问老友。在翌年的春天，他再去潍县赴任。

潍县不比范县，是鲁东大邑，县中豪绅甚多。“连云甲第尚书府，带宅园林太守家”，这些人家和省内、京内的要员都有着丝丝缕缕的关系。在这样的县份内为官很需要敷衍地方士绅。据说，板桥上任时，这些士绅买通衙役，让板桥坐了一段“簸箕轿”，颠得板桥七上八下，说这是潍县的规矩。板桥发现这是有意折腾，便说轿外潍县田中的古墓灵验，要轿夫搬一些土入轿。土块压轿，轿子很沉，便无法颠簸。入县之初，板桥便与豪绅展开了一次较量，让豪绅们知道，新来的县官并非可以任人摆布的等闲之辈。

在常人眼里的潍县，是繁华富庶的潍县。在板桥眼里的潍县，却是贫富不均，“朱门酒肉臭，路有冻死骨”的潍县。

且看他的《潍县竹枝词》里的这一首：

东家贫儿西家仆，西家歌舞东家哭。

骨肉分离只一墙，听他笞骂由他辱。

板桥对于“天下之劳人”历来同情，对于当时社会不公平的现象历来忿恨。他戴了乌纱仍不改初衷，到了潍县首先映入眼帘的不是家财累累的西家，而是东家的贫儿。至于贫民的困苦，他以为又源于富家的盘剥：

绕郭良田万顷畴，大都归并富豪家。

可怜北海穷荒地，半篓盐挑又被拿。

这是一幅封建时代贫富悬殊的素描图。贫户贫困的原因在于生产资料被剥夺。贫民无以为生，只好就地取材，到海边晒盐贩卖。但是，卖私盐又是犯法的，真是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。他既是呼唤，又是叹息：

潍县原是富豪都，尚有穷黎痛剥肤。

惭愧他州兼异县，救灾循吏几封书。

这里在“人祸”之外，又说到天灾的影响。天灾对于富人的影响不会太大，受到惨重打击的还是贫户。官府如何？只能是官样文章，慢条斯理。板桥出身贫家，能够体会到庶黎的切肤之痛。由盘剥贫民的富家而及因循误事的官府，认识又深化了一层。

潍县富庶，但是历年灾荒，却无法抵御。板桥来潍县前夕的乙丑七月十九，海水倒灌，疫病流行；板桥来潍的次年，“十二年丁卯春，大饥。自十一年八月不雨，至是年夏五月十八日始雨”，但是又“连阴两月，无禾”。③赤地千里，饿殍遍地，依靠土地为生的农民无奈只有四处逃荒。板桥在他的《思归行》里说，到潍县就任就遇到了荒年，首先遭殃的便是耕田拉犁的牛马。民饥无食，便把牛马宰杀充饥，这时的牛马无犁可拉，再说，也没有

饲料可以喂养。牛马宰的宰了，饿毙的饿毙了，接着，便是“畜尽人亦亡”，卖孩子的，卖妇人的，处处都有。孩子卖了，妇人卖了，还是不能存活，于是便外出逃荒。板桥来到潍县，看到这些惨不忍睹的情形，便写了《逃荒行》。

《逃荒行》写灾荒之年饥民惨状，从卖儿卖妇开始，写到虎狼吞噬饿殍，村人惊慌万状。后来由于饥民瘦得“不堪充虎饿”，连野兽都不想吃了。道上处处有弃婴，逃荒者丢了自己的婴儿，但是禁不住其余弃婴的哀哀哭泣，又把别人的孩子抱来抚慰，就这样丢丢抱抱，抱抱丢丢。逃荒的主要方向是关外“黄沙浩无宇”的地带，以艰苦的劳动开垦荒地。“身安心转悲，天南渺何许。万事不可言，临风泪如注”。饥民之苦，真是如海之深。

但是，板桥不仅是一位诗人，他还是一位县官，一方父母。一种责任感驱使着他，他要为潍县父老办点实事。他即任之初，值得潍人怀念的是两件大事，一件是开仓赈济，一件是修城。

开仓一事，当在丁卯之春。春荒严重，此时已连续十个月无雨，田中颗粒无收，人吃人的情形开始出现。县有官仓，板桥毅然决定开仓赈贷。衙中有人阻止，认为这样擅自作主，戴乌纱的要担待罪名。板桥表示，这是什么时候，倘辗转申报，百姓不知要饿死多少！他表示上峰降罪，将由他一人负责。于是由饥民具结领粮，活万余人。④春荒过去，丁卯之秋连续两个月阴雨，又是水灾。实在无法，便由他捐出养廉的银两充当粮款，再由饥民具结借粮。但是饥民太多，俸银有限，单凭一个人的余钱能救活多少人？于是，他想到了修城。

关于修城的情形，这里引用一段潍坊市两位同志所述的资料：

潍县城池创于汉代，系土城。明崇祯十三年，易土改砌为石城。后屡次维修。清“雍正八年庚戌夏，六月大雨，城倒坏 1425 尺，潍决。”（《潍县志稿·通纪》）这次重修，邑中绅士捐银 8786 两，捐粮若干。遂“招徕饥民就食赴工，劝邑中大户开厂煮粥轮饲之。积粟之家，谕其平糶。又捐廉代输，取领券火之，全活其众。”（《潍县志稿·职官列传》）通过修城，救活无数灾民，人民感恩载德，在潍县海岛寺巷建生祠以纪念。

两位又说：

潍县城由于白浪河穿城而过，分为两城。河西就是《修城记》所叙的石城墙的城里。河东为东关，城墙为土质（咸丰年间始改筑为三合土），该碑云有：“土城尤多缺坏”，“以筑土城，城遂完善”句，推断可能是修的东关土城。⑤

发动全县士绅出资修城，对于一个出生异乡的新任县官来说，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。板桥深知身体力行的重要，他首先出资三百六十千，修城六十尺（一作八十尺），作为榜样。据《履园丛话》载，乾隆之初，一两纹银约折制钱七百文，那么三百六十千，约合 500 两之数。板桥岁入俸金及养廉金约在千两左右，此捐约相当于他半年的官俸。初到潍县，以此贡献于潍县乡亲，事迹自然是十分感人的。当时，响应板桥号召捐资修城的，有郎一鸣、王伊、陈尚志、田延琳诸人。⑥郎乐于行善，捐资甚多，板桥重其为人，赠联云：“为善无不报，读书当及时。”王为流饭桥人，好直言，也乐于捐输。板桥离潍时，曾有留别诗。陈为北门里人，曾修补城西北角的石城，板桥多次旌表过他。田为南屯庄人，为修城事出过大力，板桥以隶书为他记事。在板桥自书的《修城记》中，为修城出力的还有郭伟业、郭耀章诸人。修城从乾隆十三年（1748 年）十月开工，次年三月完工，共一千八百余尺，士绅捐银八千七百八十六两及粮若干。平均每修一尺，约需五两左右。这和板桥捐银修城每尺平均工料价仿佛。这是一项足以在县志上大书特书的工程。

更重要的是修城一举而四得。一得是防水，二得是防盗，三得是以工代赈，活民无数，四得是动员潍人爱土爱乡。以工代赈一项，既可免擅自开仓之风险，又可挽回四散逃荒之趋势，使得饥寒交迫之民众依靠自己的双手寻找活路。石城修竣以后，土城依然漏水，一批烟铺商贩捐资修土城，出资数量虽然不大，但其志可嘉。板桥亲自写了《潍县永禁烟行经

纪碑文》勒石，文中规定以后潍县的烟由众烟铺专卖，其余未经批准者不得经纪，以报功彰德。这方碑是板桥治县有方、赏罚分明的物证。

板桥诗书画十分出众，其实，他修城一类德政，在当时也是十分出众的。

四、案牍雅谑

板桥为人重风趣，说话富幽默感，用他的挚友金农对他评价的话说，叫做“风流雅谑”。在兴化如此，到了山东做了县官仍然如此。

板桥遗世有一批“判词”，这是主人生前万万没有想到的。由于他的书法精妙，在潍县所遗片言只语均被收罗，当作至宝。县官的主要职责之一是审理上告的种种案件，作出判词，书于状纸。多年以后，有心者将状纸毁了，仅仅留下判词，汇为册页，作为书法精品，辗转相传。①从这些“判词”中可以看到，板桥当日大量处理男女婚嫁纠纷、斗殴偷盗案件，继承债务及析产事宜、赋税财产纠葛。在文人看来，这些都是“俗务”，但是它关系着人民的祸福生死，处理得当与不当，关系甚大。因为状纸已毁，光凭判词的片言只语很难分析，但是也还能看出一点蛛丝马迹。有一份“判词”说：“既据患病三月，耽误子弟，亦在所不免。但斯文体统，非可斤斤计较，应彼此看破。”看来这是东家告塾师的状子，判词显然在袒护生病的塾师。《国朝耆献类征》说板桥判案“右黻子而左富商”，这是一例。又有一则“判词”说：“郎氏因无嗣而嫁，又有母家主婚，便非苟合。明系不得分财礼，借词渎控。”于是驳回。显然这是在袒护一个再嫁的寡妇。这符合板桥的一贯性格。还有一则说，“尔有钱粮四两七钱，非贫士可知。束脩应听学生按季自送，何得借完粮名色横索？”告状的是位秀才，大概有点势力吧，月入四两七钱，犹称贫士，板桥讥笑了他，又劝诫了他。还有一则：“既据有地二顷五十亩，尚谓之穷乎？不准。”板桥最恨装穷卖傻，判词寥寥数字，把富人贪婪形象，画得入木三分。又有一则说：“骂亦所应得，听之而已，只不与较可也。”字面上看似乎奇怪，想来其中必有隐情。缺理丧德的人往往于法有据，但于理有亏。恶人先告状，这里告诉他，人家骂你，你得好好听着。状纸已毁，但民间口碑尚在。在扬州、兴化、潍县民间有种种传说，说当年板桥判案故事。这些故事有的散见于清人笔记，有的则父老代代相传。年代久远，一般的扶正压邪的故事渐渐淡化了，留下的则是带有雅谑意味的风流故事。列举数则，以见一斑。

善人案。潍县士绅中有善人，也有伪善人。据说，城西贾庄有一位贾善人霸占一寡妇之女。寡妇告到公堂，姓贾的则说是怜惜弱女，纯属行善。板桥点头，认为行善应当奖赏，关照贾善人侍立一旁，看他审案。第一案是邻居为毁衣打官司。板桥说，有善人在此，善人赠尔等一袍，不就了案了么？姓贾的只好脱下长袍。第二案是穷户欠富户20两银子，富人索债告到公堂。板桥认为是善人行善良机，关照姓贾的出银了结，姓贾的忍气吞声，掏出20两，以维持其善人面貌。第三件案子是老嫗告儿子忤逆，儿已外逃，老嫗气忿不已。板桥说，有善人在此，善人代你儿挨20大板，可为你老人家消气。这时贾善人连忙叩头，表示愿意退出霸占之少女了结。就这样，板桥剥去了伪善者的伪装。

石头案。板桥到县不久，一批豪绅见新任县官并不上门谒见，欺负他是一介书生，派恶奴到衙门闹事。板桥回衙，恶奴装疯卖傻，当街胡闹，故意踢倒小贩摊位，要小贩告官。板桥讯问是谁主谋？是谁撞倒摊位？诸恶奴齐声说是衙门口一块青石。板桥知诸人有意与新任县官为难，但不露声色，准诸人作证。板桥对着青石大怒道：诸人告你，绑赴大堂，听候公断。诸人拥至堂下，看新来的县官如何动作。板桥先审石头，石头自然无语，板桥又关照打石头40大板，要石头开口。板击青石，惹得恶奴一个个大笑不止。板桥故意问恶奴为何发笑，恶奴说，石头无嘴无腿，如何开口？板桥勃然变色道：既知石头无嘴无腿，何以作伪证欺负本官？关照把证人一个个捺在堂下，重责40，打得恶奴哑口无言。从此诸豪绅知道新任县官非等闲之辈，不敢轻慢。

私盐案。潍县近海，海滨产盐。清廷规定，盐业只许官卖，是一批经官家核准的盐商的专利。盐价甚高，民众也无可奈何。滨海贫民，有的私自取盐出卖，称为贩卖私盐。板桥《潍县竹枝词》云：“可怜北海穷荒地，半篓盐挑又被拏”，写的便是这类盐民。一次，一个富商拿到一名“半篓盐挑”的贫民，扭送县衙告状。富商盛气凌人，说前任知县如何如何，对于犯了王法者，理应严惩不贷。富商素知板桥偏袒贫民，此次有真凭实据，就看如何发落。板桥说：示众如何？富商点头；板桥说，就在你店前示众如何？富商大喜；板桥又说，就在你店前示众一日如何？富商则大喜过望。示众之日，板桥以芦席作枷，芦席上黏着板桥所作书画，每日更换，均为精品。一时观者如堵，富商门前路为之塞，无法营业，过路人且对富商骂声不绝。到了第三天，富商只好求板桥放了贫民，了结此案，但店中已损耗若干了。

赖婚案。板桥微服私访，遇书生某某。书生长叹，说命运不佳，细细盘问，才知道从小与某县吏之女青梅竹马，两情甚笃，两父母作主，从小定亲。长大以后，书生家道中落，女方父母赖婚，已向县衙告状。板桥回衙，恰巧此县吏送银若干，至后堂求板桥对此案能曲为周全。板桥见此女姣好，就要收此女为义女，问县吏意见。县吏连连感恩。板桥又说当择佳婿，由本官选定如何？县吏因板桥已收银两，想必另许高门，又是连忙感恩。板桥私问此女意见后，以义父母名义许配此女给那位私访过的寒士，并以县吏所赠银若干为办理陪嫁之资，使有情人终成眷属。这样，闹得那位县吏尴尬万分。

僧尼案。板桥有一首《判潍县僧尼还俗完婚》，诗云：“一半葫芦一半瓢，合来一处好成桃。从今入定风波寂，此后敲门月影遥。鸟性悦时空即色，莲花落处静偏娇。是谁勾却风流案，记取当年郑板桥。”^⑩这首诗反映了一则轰动潍县的风流故事。故事说，石佛寺一位僧人与天月庵一位尼姑剃度前相识，情愫暗通，后因种种变故，不幸分别出家，但红尘未断。二人私通，被好事之徒发现，扭送公堂，以伤害风化罪名求板桥严办。板桥了解原委，大笔一挥，判两人还俗完婚，并写了上面的一首律诗为赠。许多假道学大哗，许多年轻人则拍手叫好。假道学说板桥不成体统，思想开通者则称赞板桥人情通达，一时间流传鲁东，闹得沸沸扬扬。

五、折腰人，官滋味

官的滋味如何？板桥的体会是一个字：俗。在范县他自称俗吏，说知己来了，“袖中力士百斤椎，椎开俗吏双眉锁。”（《小游》）到了潍县，他还是自称“俗吏”：“一别朱门，六年山左，老作风尘俗吏。”（《玉女摇仙珮·寄呈慎郡王》）他请人用“俗吏”两个字治印，作为书画的闲章。江村躲，江楼卧，有诗人某某，酒人个个，是板桥理想的不俗之境，一旦为官，对百姓是“衙子催人作傀儡”，对上司又是“将白头供作折腰人”，两副面孔，两种姿态，这便是“俗”。这种“俗”，便是官场的应酬。李鱣在京在鲁，乌纱旋戴旋摘，就是因为他在从俗方面不如板桥。板桥略胜一筹，所以他做了12年县令；但是在厌俗方面板桥又未尝逊于李鱣，周旋于山左官场，他肯定这是一个“俗”，公开宣扬自己是“俗吏”，正是他的不俗处。世上只有不俗之人，才能知俗。据此，我们便容易读懂他在潍县所留若干诗文的真真假假。

乾隆十三年，板桥随高斌在莱州一带放赈。高字东轩，大学士，河督。高有诗志行，板桥奉和。《潍县志稿》称这一年春天有蝗灾，岁连歉，甚至于“人相食，斗食值钱千百”。板桥于十月二十五日生，此诗题中有“并五日自寿之作”，当是十三年初冬。又一首有“村村布谷催新绿，树树斜阳送晚凉”之句，写的是翌年初春。大灾甫过，朝廷放粮，百姓纵然高兴，但劫后余生，自然处处都有悲惨迹象。但是在板桥诗中，却是“愚民攀拽无他嘱，为报君王有瑞禾”的升平气象。这首诗可能是板桥事后寄呈高斌的，向上司反映放赈后鲁东的变化。这首诗与其说是反映板桥灾后的高兴心情，不如说是应酬上司的一首“俗”诗。

和“俗”相对立的，是板桥差不多同时写的一首《还家行》。大灾刚过，逃荒者回来了，“归来何所有，兀然空四墙”。一番打扫整理以后，想起了被卖掉的妻子，在东南方向的庄子上。因为朝廷允许赎身，便赶到卖妻的庄子上，于是一幕悲喜剧发生了：“其妻闻夫至，且喜且徬徨”；后夫呢，“后夫年正少，惭惨难禁当”；后夫的父母呢，“上堂辞舅姑，舅姑泪浪浪”。这是一场“大义归故夫，新夫非不良”的动人悲喜剧，诗人笔下的人物都有一颗善良的心，缠绵悱恻，动人心魄，和写给高斌的诗比较起来，因为他不必考虑上司的眼色，所以才是不“俗”的佳作。

乾隆十二年，岁届丁卯，是乡试之期。这一年秋天，侍讲学士满人德保受皇命主持山东乡试。按清制，乡试要选派18名“同考官”分房评阅试卷。这18人中，可以是京官，也可以是非本省籍的地方官，俗称“十八房”。这一年山东乡试也选中了板桥，抽调他在济南试院阅卷一段时间。试院亦称锁院，板桥在山东锁院诗文若干，其中最显眼的是和德保的一首。德保字仲容，号定圃，19岁中进士，这一年29岁。论科甲，他是丁巳恩科进士，资历较板桥为浅；论年龄，他小板桥26岁，只能算是晚生。他在给德保的和诗中，称自己的才华不过是嵒华之山，德保的才华才是泰岱之山。说嵒华之山不管怎么样，都是比不过泰山的。对一个年轻人用如此口吻说话，唯一的原因是因为他是主考，是钦派的京官。这里没有狂气，只有俗气了。

和写给德保的诗相比，板桥写给另一位官员于敏中的和诗，则不但没有一点俗气，倒是充满了狂气。于敏中是丁巳恩科状元，此时任山东学政。板桥在诗里说自己过去是“十载扬州作画师，长将赭墨代胭脂”，说现在是“潦倒山东七品官，几年不听夜江湍”，一片牢骚之气，迷漫字里行间，写的都是他内心的实情话。同一时，同一地，给两个官员所写的和诗情绪迥然不同，一个是官场的应酬，一个是知己的倾诉。德保与于敏中地位相近，为何两首诗的格调相距如此之大？一、德保是京官，和板桥彼此不熟；于敏中是地方官，和板桥相交有年，老朋友了；二、德保是热官，钦命主考，一省生员能否步入仕途，均由他最后定夺；于敏中是冷官，名义上管一省生员，但此时并无实权；三、德保是要回京复命的，而于敏中此时已奉调浙江，十月启程。乡试在八月，板桥已经知道消息，于公业已与鲁政无关了。而且，板桥可能已熟悉于公为人，知道他不会告状，所以写的诗潇洒自如，没有一点俗吏的味道。

乾隆十三年（1748年），皇帝赶到泰山封禅—祭祀天地。当年山东大饥，有一批饥民挺而走险，遭到残酷的镇压。朝廷一方面派大员勘灾放赈，一方面亲自来泰山封禅，祈求皇天后土降福于世，以安民心。泰山封禅，不是每个皇帝都能做到的，既要朝廷安定，能够离都，还要身体强健，能够登上泰山之巅的东岳庙祭天，还能够登上梁父山祭地。斯时乾隆正当壮年，精力充沛，游历四方是他的素志，于是便有了东巡之举。为了迎圣，山东官员自然忙得不亦乐乎。板桥也分得一项差使，即当圣驾游历泰山时，要遍览书画文物，命他随侍以备咨询，叫书画史。这是一项临时设立的官职，自然是经朝廷加封的。俗云：“上面动动嘴，下面跑断腿”，板桥就是“跑断腿”的一个。皇帝来泰山不过走马看花，而山上建行宫、修御道、油漆庙宇、整理文物就花了两三个月的时间。为了这件差事，板桥卧泰山绝顶40余日，为迎圣作准备。对于板桥来说，平生“酷嗜山水”，在山中流连多日，真是得其所哉。早年友人入幕山东，板桥羡慕不已，关心的是“封禅碑铭今在否！鸟迹虫鱼怪异。为我吊秦皇汉帝”。更羡慕的是在泰山看日出：“夜半更须陵日观，紫金球涌出沧溟底。尽海内，奇观矣。”在泰山逗留这么长时间，看碑铭，看日出，日复一日，岂不是得其所哉！板桥有一方“东巡书画史”的图章，始终宝贵，并以此自豪。多少年，提起这件事来，都觉得愉快。至于乾隆上山以后，有没有接见过板桥，有没有见过板桥的诗书画，对板桥的诗书画说了些什么没有，未留鸿爪，他人也没有什么记述。大概也没有什么值得记述的。

板桥虽然没有得到最高统治者的赏识，但是山东巡抚包括却十分尊重与支持他。清制巡抚兼衔右副都御史，故习惯尊称中丞。板桥给包括画过一张画，画面上几竿清竹，题句云：衙斋卧听萧萧竹，疑是民间疾苦声。

些小吾曹州县吏，一枝一叶总关情。

题句把彼此的身份、两人的关系、写作的年代、吏治的甘苦都写得明明白白。以卑对尊，不是关系比较接近是不能作此语的，不是连年灾害，“疾苦”两字不至于在板桥心目中占如此重要之位置。这首诗艺术的妙用是个声字。风吹竹叶的萧萧之声与《逃荒行》中的悲号呻吟之声混而为一，由此及彼，极自然地实现了想象中的飞跃。这句诗思想之精华是个听字：由听竹而至于听民间疾苦之声，以见主人对灾民的关切之深。全诗浑然天成，自然晓畅，一枝一叶，一撇一横，都散发着耀眼的光采。不妨说，这首绝句是板桥山东十年的主题歌。

板桥到过济宁。济宁位泰山之南，有一处名胜南池。杜甫曾经和一位姓许的主簿同游过南池，并有诗作，故颇负盛名。乾隆东巡时，山东道的监察御史沈廷芳，字椒园，曾主持重修南池，建立了少陵书院，组织了当地娱神的文艺活动，算是一项善举。乾隆东巡，沈廷芳因职务关系，是要上山随侍的。板桥于是年到济宁，而且写了一首古体诗送这位风流御史以记盛，很可能是封禅的公事已了，应沈之约，同游南池的。诗中免不了对御史要恭维一番：“御史骠马行山东，马蹄到处膏露浓。”在南池，板桥盘桓过三天，看南池的夕阳波影，看庙宇的绘画彩塑，同时也挥毫题字，供碑版的制作。最使板桥高兴的，是看了御史作的杂剧的演出，欣赏了山东的民间歌舞，说是“愿从先生观是剧，选伶遍谱琳琅宫。”板桥对戏剧是颇有兴趣的，徐渭的《四声猿》剧本他随身带了几十年，爱不释手是一例；在济宁看戏，兴趣如此，是又一例子。

六、鲁东文事

在一般人的心目里，衙斋应当是深宅华屋。事实并非都是如此。板桥在潍县所居的书斋是“小山茅斋短短篱，文窗绣案紧封皮”，就有自己的特色。在这样具有雅趣的小屋里，白粉墙粘贴了由他自己书写的许多友人的诗句。“偷临画稿奴藏笔，贪看斜阳婢倚楼”，是白驹场的前辈颜秋水的句子，潜藏情节，有着丰富的含量；“奴潜去志神先沮，鹤有饥容羽不修”，是满洲人常建极的句子，捕捉了人与禽鸟动态之一瞬间，反映表里的必然联系，表现锐利的观察力；“秋风雁响钱王塔，暮雨人耕贾相园”，则是湖州人潘汝龙的句子，上句奏的是清秋交响乐，下句画的是空濛暮雨图。这些诗作者诗名都不及板桥，但是偶有佳句，便上了这位风流县宰的粉壁，足见衙斋主人的逸致高情。

这段时间，板桥份量最厚重的诗作当数《潍县竹枝词四十首》。竹枝词本属乐府曲名，刘禹锡以七言形式填写，描写巴蜀风情，文词浅俗，可读可唱。这也是一种创造，很容易为民间所接受，以后各地文人竞相以这种轻便的形式，描写本地人情。板桥的40首也是以传神之笔描写潍县的自然风貌与风土人情的：

潍县繁华：“云外清歌花外笛，潍州原是小苏州。”

潍县四面有山：“四面山光树木深，良田美产贵千金。”

潍县有水：“水流曲曲树重重，树里春山一两峰。”

潍县有堤：“两行官树一条堤，东自登莱达济西。”潍县西郊是通衢：“苍松十里郭西头，系马松根上酒楼。”潍县北郊是水面：“北洼深处好拿鱼，淡荡春风二月初。”

潍人衣著风习：“衣裳尽道南中好，细葛纱罗万字纱。”

潍人喜礼风俗：“迎婚娶妇好张罗，彩轿红灯锦绣拖。”

潍人丧礼风俗：“席棚高揭远招魂，亲戚朋友拜墓门。”

这些是竹枝词本色。但是，在板桥看来，仅仅写这些是不够的，他历来主张作文应当“不仙不佛不贤圣，笔墨之外有主张”，他深恶小儒之文，作竹枝词也应如此。他在为别人作

的竹枝词的序言里说，这种艺术样式应当持荆轲之匕首，让憎恶的人流出鲜血；当燃温峤之灵犀，让妖魔鬼怪现出原形。他作了尝试，他的锋刃指向富家，他的燃犀照向富家的种种丑恶现象：

讥讽富家的纸醉金迷：“三更灯火不曾收，玉脍金齑满市楼。”

讥讽富家好赌：“呼卢一夜烧红烛，割尽膏腴不挂心。”

讥讽官家好嫖：“斗鸡走狗自年年，只爱风流不爱钱。博进已贖三十万，青楼犹伴美人眠。”

讥讽富家饮食之奢：“大鱼买去送财东，巨口银鳞晓市空。

更有诸城来美味，西施舌进玉盘中。”

对富家的规劝：“奢靡只爱学南邦，学得南邦未算强。留取三分淳朴意，与君携手入陶唐。”

潍县有富人，原因是穷人养活他们。贫富的悬殊是潍县的一大特色：“潍县原是富家都，尚有穷黎痛剥肤”，于是，他把笔触转向穷户，为他们呐喊，为他们呼号。

贫民为钱粮所苦：“扫来草种三升半，欲纳官租卖与谁？”

贫民苦于灾荒：“木饥水毁太凋残，天运今朝往复还。”

贫民卖盐又犯了王法：“私卖怕官官卖绝，海边饿灶化冤磷。”

贫民只好卖儿卖妇：“卖儿卖妇路仓皇，千里音书失故乡。”

贫民的痛苦如许深重：“泪眼今生永不干，清明时节麦风寒。”

可以断言，像板桥这样的诗歌，潍县的士绅见了是不会高兴的，他的上司见了，也是不会高兴的。有几个权势者，喜欢胸口放一把荆轲的匕首呢？

官场的人不会怎样欣赏板桥，可是板桥却在文艺领域树起一面富有个性光采的旗帜。这是自觉的，他在潍县任中，致朋友的信里就大声疾呼：“学者当自树其帜”，不要听气候于商人，要有自己的见解，要有自己的特色。这面旗帜要举得高，要是一面大纛旗。他认为作文有大乘法、小乘法。他说大乘之法即达天地万物之情，达国家兴废得失之故。而小乘之法则咬文嚼字，在文字技巧的细微末节上下功夫。他大胆地把古代典籍与历代文豪一一排列，谁为大乘，谁为小乘，谁家一门之内有大乘亦有小乘，谁人由小乘而归于大乘，谁人又由大乘最后又入于小乘。说得激动起来，他认为大乘即便如毒蛇猛兽也要强于蟋蟀之鸣，蛱蝶之舞。⑨这封信是乾隆十三年写的，真是痛快淋漓。它的中心在一个“帜”字。

文学艺术家缺少自己的旗帜，也就失去了自己的艺术生命。这是至理名言，也是千古名言。板桥的大乘小乘之说，乃一家之言，力主文章的教化作用，横扫千军，连李白都未能幸免。这是板桥的一篇不够平稳、易遭物议但光彩照人的文论。这种议论，对于一个在职的县官可能是不适宜的，但是对于一个诗人、一个艺术家来说，就凭这一篇文论，也足以奠定他在艺术史上的地位。

正因为形成了这样的见解，所以板桥在文事活动中就有许多放肆的言论。他在济南与诸官僚会宴趵突泉，他诗里说这清清的泉水“流到海边浑是卤，更谁人辨是清泉”，对于官场的雍和气氛，实在是大煞风景。真话尽管是真话，但敢于在这种场合高咏的，恐怕只有板桥了。再如潍城城隍庙修复，要建一块碑，由他写碑文。普通人作碑记，总要把古圣先贤的话引用一番，略作生发，他却第一句话便说“一角四足而毛者为麟”，对于事实上不存在的神物带有嘲弄讥笑的口吻。更有甚者，他指出玉皇也好，城隍也好，都是泥塑木雕，是人塑造出来的，习惯使然，人造出了神，人便怕神，于是，板桥自己也怕神了，好像真的是有神有鬼。在城隍庙里树这样一块碑，如果不是因为他有父母官之尊，如果不是因为他的字写得极好，恐怕迷信的士绅早就把碑砸了。

板桥还写过《重修文昌阁记》，这种碑记历来是官样文章。修文昌阁与修城隍庙都是县官的德政，县官作碑记，自该大大自我吹嘘一番。板桥的碑记最显眼的一句话是：“拜此人须学此人，休得要混帐磕了头去也”。这种俚词俗语只是平日的玩笑话，现在写在碑记

中，刻在石头上，嵌到墙壁里，真正是惊世骇俗。板桥在这里把潍县的不肖秀才大大教训了一番：

文章不好，德行不佳，求神保佑，有何用处！乾隆十五年（1750年），板桥58岁了，他不摆官架子，不说官话，用俚言俗语教训后生，严格的同时又显得亲切。

板桥诗文的活动中心，在潍县衙斋以外，就数郭氏的南园了。南园在县署东南天仙宫东，据《潍县志稿·营缮志》载，是明嘉靖时刘应节的园子。天启时，归郭尚友，构筑了旧华轩，知鱼亭，松篁阁，来凤轩等处。尚友的孙子郭一璐是饶州知府，一璐有两个侄子，一名伟业（质亭），一名伟勳（芸亭），都是响应板桥号召修城的，又都是文士，于是和板桥成了文字之交。郭质亭母亲生辰，板桥曾送桔子、香橼、橄榄三者为寿，送呈诗

云：“持荐一盘呈阿母，可能风景似瓜州”，可见相交之深。由县衙到南园不远，县老爷公余饭后常去南园小坐。南园最吸引板桥的，便是一处丛竹。据潍县今日修史的朋友谈，此县自古无竹，元代蔡跬到潍任职，无竹可赏，以种芦苇代竹。板桥官潍时，南园才有竹千竿。在这里，板桥品茗赏竹，留下了书画诗文若干。今存“郭家园”木刻是板桥写的；今存“兰草”石刻，原作也是此时画的。板桥在南园的诗画，总是离不开一个“竹”字。不是说“我被微官困煞人，到君园馆长精神。请看一片萧萧竹，画里阶前总绝尘”，就是说见到“名园修竹古烟霞”，于是便“如今清趣满林遮”。

如今潍县藏有一副楹联石刻：“删繁就简三秋树，领异标新二月花”，是当日与韩镐论文的对联。镐住东关韩家堽北，为文有奇气，县试时为板桥赏识，点为第一名，但乡试屡试不第。韩生丧母，坎坷潦倒，境遇与板桥早年相似。板桥赠联时，他才20岁出头，嗣后，一生敬慕板桥，直到康熙四十八年（1709年）才中举，年龄已和《儒林外史》里的范进仿佛了。韩镐以外，板桥还十分关切贫士韩梦周。他是在夜晚归衙时，闻茅屋内琅琅书生后偶识韩生的。韩生贫困，板桥曾解囊相助。梦周于乾隆十七年中举，五年后中进士。板桥逝世后，梦周官淮南，“白发书生感旧事，楚江浪泣龙吟笛”，始终念念不忘恩师。板桥的文友尚有郎一鸣，他修城捐资甚多，板桥曾赠“为善无不报，读书当及时”的对联；王俨，板桥器重他的人品，有诗赠他；陈尚志与田廷琳也是因为修城，得到板桥的赠诗赠书。潍县有个书法家于适，他为人写墓碑，板桥轿子经过时，曾在墓碑处下轿看字，连呼“大佳大佳”。板桥到处应邀题字，就是不给东岳庙题字。因为于适已为东岳庙题过字，板桥说：我不如他。有个画家朱士魁，文翰画理，都很精绝。板桥看过他的画，说自己的画不如他。潍县还有个书画家谭云龙，模仿板桥几于乱真出了名，那可能是以后的事。

板桥在潍县还题过几幅著名的匾额。其中最为脍炙人口的还是“难得糊涂”与“吃亏是福”这两块。据说，“难得糊涂”这四个字是在莱州的云峰山写的。莱州在潍县西北，背临大海，城的东南有云峰山，山多碑刻。那一年板桥专程至云峰山观郑文公碑，因盘桓至晚，不得已借宿山间茅屋。屋主系一儒雅老翁，自命糊涂老人，出语不俗。他室中陈设最突出的是一方桌面般大小的砚台，石质细腻，缕刻精良，板桥大开眼界。老人请板桥题字，以便携于砚背。板桥想老人必有来历，便题了“难得糊涂”四个字，用了“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”的印。因砚石过大，尚有余地，板桥说，老先生应当写一段跋语。老人便写了“得美石难，得顽石尤难，由美石而转入顽石更难。美于中，顽于外，藏野人之庐，不入富贵之门也。”也用了一方印，板桥看看，印上的字是“院试第一乡试第二殿试第三”。板桥大惊，知道是一位退隐的官员。细谈之外，方知原委。有感于糊涂老人的命名，当下见尚有空隙，便补写了一段“聪明难，糊涂尤难，由聪明而转入糊涂更难。放一著，退一步，当下心安，非图后来福报也。”

老人见了，大笑不止。⑩

七、乞归

北京宝古斋板桥墨迹，有两首《罢官作》。诗是这样的：

老困乌纱十二年，游鱼此日纵深渊。

春风荡荡春城阔，闲逐儿童放纸鸢。

买山无力买船居，多载芳醪少载书。

夜月酒酣江月上，美人纤手炙鲈鱼。

诗后跋语为乾隆癸酉太簇之月。据此，我们可以知道板桥60岁时，即乾隆十八年（1753年）的春三月，他已不当潍县县令，打算还乡了。也有人根据他在乾隆壬申嘉平月已有留别钟启明的诗，判断罢官当在乾隆十八年的冬天。罢官以后的除夕，他是在南园的旧华轩度过的。

这里的罢官与辞官没有什么两样。离任时，板桥有一幅公之于众的画，画上的题辞是：“乌纱掷去不为官，囊橐萧萧两袖寒。写取一枝清瘦竹，秋风江上作钓竿。”跋语开头就是“予告归里”四个字，可以直接证明是当日板桥辞官而非革职。《兴化县志》说他是“乞休归”，《扬州府志》说他是“以疾归”，《清史稿》说他是“辞官鬻画”，《清史列传》说他是“以请赈忤大吏，乞疾归”，都证明板桥辞官是他自己的意见，他对从政已经完全没有兴趣了。

板桥辞官之念，早在乾隆十四年（1749年）已见端倪。这一年，他曾有一首《自咏》，说：“潍县三年范五年，山东老吏我居先。一阶未进真藏拙，只字无求幸免嫌。”这和板桥的《诗钞》当日触犯时忌，不得不铲板有关。这时候板桥为请赈曾被记大过，心境是很不痛快的。到了乾隆十六年，板桥便大叹“十年盖破黄绸被，尽历遍，官滋味。”（《宦况》）对官衙生活开始厌恶了。他到南园看竹，便叹“我被微官困煞人”，接着又有《思归》《思家》之作。“将白头供作折腰人”，大概是大吏对他有若干不礼貌之处，官场的庸俗使他觉得“官舍冷无烟”，便想到“江南薄有田，买青山不用青钱”。想回到扬州，回到江村，想看看隋堤烟柳。

关于请赈忤大吏之说，扬州、兴化方志未载，但从板桥《画菊与某官留别》看，是有根据的。诗云：“进又无能退又难，宦途踟躇不堪看。吾家颇有东篱菊，归去秋风耐岁寒。”受画者是“某官”，即知道板桥辞官内幕之官场中人，所以诗中透露出难言之隐。板桥乞归，可能是境遇不佳时的急流勇退，在《潍县竹枝词》的辛未墨迹中，板桥曾有跋云：“乾隆十二年（1747年）告灾不许，反记大过一次。百姓含愁，知县解体。板桥居士郑燮旧作，辛未建子月书”。鲁东灾情发生于乾隆十一至十三年，所以十二年为救民水火被记过是符合事实的。至于乾隆十七年（1752年），未见有灾情记载，《清史列传》所记，说板桥“以请赈忤大吏”，难道是十二年种的因，十八年结的果么？

还有一说，即板桥辞官有赃私之嫌。根据是板桥辞官之作，处处都要强调两袖清风。十年以后，即乾隆乙酉，板桥自己还不无愤愤地说：“宦海归来两袖空，逢人卖竹画清风。还愁口说无凭据，暗里赃私遍鲁东。”多年以后，板桥自赞复又自嘲，当不会无所为而发。板桥为人，据郑方坤《本朝名家诗钞小传》里说，板桥“嶷崎历落，于州县一席，实不相宜”，可见他的耿直坦白，无所忌讳，颇为官场所忌。要排斥一个山东老吏，什么流言都是可能散布的。板桥当不至于因恐惧流言而辞官，但是流言杀人，流言伤人，则是完全可能的。

板桥离潍之前，“无留牍，无冤民”。（《扬州府志》）而且先后在两个县十二年，狱中无犯人者数次。板桥勤政，稍有间隙，便外出察访民情。据说一年春节，板桥见一户门上贴的是“二三四五，六七八九”一副对联，便关照予以救济。差役不解，板桥说，上联缺“一”，下联缺“十”，这便是缺衣少食。开门询问，果然如此。离潍之日，想起过去自己捐银放赈，饥民的字据尚在署中，便关照所有借券一起烧去。消息传出，士民大为感动。

板桥去潍之日，县城万人空巷。说是“百姓痛哭遮留，家家画像以祀。”^⑪也有为建生祠的，感板桥为官之德。板桥去潍，据说，有三头毛驴，一骑坐书僮，一骑驮书筐，一骑自坐而已。

注：

① 见《曹州府志·职官志文职》。

② 分别见《板桥集·范县》《板桥集·止足》。

③ 见《潍县志稿》。

④ 见刘熙载等《重修兴化县志·人物志·仕途》。

⑤ 见潍坊市博物馆李金新、郭玉安《德政传千古》，《碑刻耀艺林》一文，载兴化郑板桥纪念馆《板桥》1984年1期。

⑥ 见《潍县志稿·人物志》。

⑦ 目前，据作者所知，“判牍”有中国历史博物馆藏墨迹、李一氓藏墨迹、山东高象九藏墨迹和日本收藏家所藏数种。

⑧ 见清·曾衍东《小豆棚杂记》。

⑨ 见《板桥集·与江宾谷、江禹九书》。

⑩ 这则故事，姿本鹤《郑板桥逸闻趣谈》有详细描述。本文转述时，参考民间传闻，略有更动。

⑪ 见叶衍兰等《清代学者像传》。